

義

門

先

生

集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雲

元和韓崇同輯

吳江翁大年

卷三

書

荅惠天牧庶常

名士奇研溪先生子定宇先生父也

卽日秋爽伏審動履增勝連歲同在一城不得時奉教  
益及老先生榮補之後每有經籍疑難又徒積思渴也  
弟苦土餘息止一女弟嫁尙福春初驟病卽世悲痛中  
往來山閒受寒一病幾歿入夏以後兼之目疾大作比

今有人馬上不能天  
交下不知地理中復  
不通人事使欽非見  
之及當如何

來披卷渾如霧中安冀能與卷軸作緣沈浸含咀以繼  
匏庵守溪前輩之緒所望惟在老先生一人而已李欽

叔謂其家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只中間不曉

人事歸潛志中記以為笑逢迎世故譚何容易然貴同

年中二老則夙昔所嘗奉教於下風宿遷徐壇長與弟相

知二十年其推賢服善出於至誠萃亭敝年伯張趾筆

何丈同登賢書外若倔強遇一佳士中實傾倒非護前者二少

未獲謀面張得天頗聞宿老亦是吾輩氣類也所苦不

癡不聾何患非老非少老先生中經里居或與之不甚

習狎兄弟之好豈有差池乎窮是衙門本色愁則賢者

尙友古人必有以自樂無暇推排矣小題刻本緣候老

師安溪相國寄示近作停工未成此腹殊空何敢輒議著述

伏承垂問惟有戰汗統此附候諸祝保變續容布悃

相知不爲不深何乃猶仍套素尊謙謹以附璧蒸暑思

得婆婆老樹之下快聆珠譚第弟困於酒會暴下不止

雖有嘉肴無監厨之腹以盛之但得啜茗追涼庶可從

汪徐諸公之後也

榮遷未及走賀稍相隔便不得往還殊企想也樂安學

徒蔣子有尙書解畱架上者其座主司空公華亭相公欲觀

托弟轉爲奉聞并其字呈覽不備

上安谿先生書

分違四月會未一奏記左右顧兩辱教墨猥欲舉編年一書俾之讐較且資遣卽日上道誤恩溥至撫已滋慙此事實非所敢承也替者司馬文正公編集通鑑其參詳有劉范諸賢然焯嘗怪其於孔明隆中所對昭烈之語裁截實爲失當何者天下三分乃天不祚漢若其君臣本謀豈但欲跨有梁益閉門須老已哉故其言云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眾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蓋一搗其中一擊其首而結好孫權又可向合肥以綴其尾隆中之對猶之乎固陵解鞍

數語也。厥後關鞏攻曹仁於樊而操至欲遷都以避此。卽所謂上將向宛洛者。但昭烈不能乘奄有漢川之勢。急趨關中。權又敗盟於後。遂無成功。而異日之攻祁山。圍陳倉。上五丈原。猶欲出秦川以爭天下也。諸賢承平。儒者不見兵勢。遂悉皆削去。坐使管人雄才大畧。抑沒於其手。焯是以知編年與紀傳雖難易不同。要其人非胸中具有將相之材。始未易以爲也。而謂焯克堪任乎。況紀傳之與志。得互爲詳略。編年必舉撮紀傳與志之要領。今明史之告成無期。諸志無從而見也。地理志不熟。不可紀戰功。食貨志不熟。不可以料財用。溝洫志不

此為議論足見義  
則學問未可厚非  
也但一生專讀八股  
則義于古今人學術  
不能窺其高遠好為  
譏評多不中肯故為  
謝山竹汀兩先生所薄  
耳

熟不可以稽水利其他或猶可尋行數墨而為之若三  
者豈區區實錄所載數句斷爛朝報便足究利害明勸  
戒哉竊嘗論之胸中非先有一代之志者難為一代之  
紀傳其事變不悉故也班孟堅之序傳以謂於十有二  
世二百三十年之間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史家所難在乎旁貫五經上  
下洽通敘致之工拙固特其末務矣夫編年亦何以異  
此願老師更以屬之能者他日苟稍有窺於斯文或能  
效胡氏為之音註以報知己拳拳之雅意耳至諭勿以  
道遠為辭則簪者朱子請召學徒共修禮書不過欲於

臨安踏逐空閒官屋處之然度此事果行如季通直卿  
諸賢亦必輕千里而至也況今者追隨邸第有師友之  
樂又極居會之安飽皆素所求而不得者獨內顧庸虛  
不足以備述作者之給使遂不得不冒昧以辭其曲折  
畧具於與紫司武曹牘中也春序方佳惟爲 國爲道  
加餐伏紙不勝依戀老師大人尊前門人何焯頓首再  
拜上

五月二十日以前因連接家信知天親病勢日增皇皇  
不知所措遂不及侍言於函丈及聞計以來思三年遠  
違老師鈞座於哀痛之中彌加悽戀欲易服出城又有



所不出僅有數語畧從壇長轉達十不究一也蒙老師  
大人深恩盛寵賁及幽宅榮被子孫五十六言哀外慰  
生仁慈周洽良非此生所能報塞復於清苦中割俸重  
賜拜捧嗚咽當歸告先靈永充享祀之用使後世無忘  
老師大人此日不匱之錫也謹對使稽顙鳴謝臨稟無  
任銜感之至

與徐亮直

小注係原  
札旁書  
名存先以而進款特錄致至京成子來人去在賜與進  
士一神收錄第三大反事此於中山撰述信錄及三香齋集

連得兩信極慰遠懷所言左未生文僕不曾見胡襲參  
文則常見之既無眞理法亦少啟頑閒假議論遠不如  
靈皋靈

舉尚有幾句  
浮面議論止筆路稍清拔耳不意吾賢猶爲之虛抱

七子豈可菲薄其中  
如余州者雖百義門豈  
其敢耶

少章成就賢手印  
者正在此處  
以八股為身心性命  
之學宜其指學而成  
不過讀書記耳

此時久者固不可不  
讀經史然請經史豈  
僅為作時文計耶  
沈謙字去亭長洲人

也孫劉文固高然於八股非本色且彼於經史所得雖  
偏亦各有本原僅效其文法即偽體耳如嘉靖閒七子  
作詩何嘗不套寫漢魏盛唐而中乃枵然無有則歸於  
塵飯塗羹而作者羞稱之況經義欲通聖賢之旨趣而  
乃捨窮理讀書僅套寫古人一二文法輒自雄乎少章  
鍵戶讀書而精神頗短不能深入自為之意多為人之  
意少經義畧不復置案閒僕坐是益無仗助季方新自  
江西南歸所  
能作文近理但完好者少總不舊徒唯金來雍近日轉而  
能有直透向上關捩處難言  
向學時文亦長發狠看周禮註疏其餘則皆已矣新徒  
但不透頂  
蔣子遵肯看史沈去爭肯看宋儒書亦不沈穎谷苦心

然三石自舉人官內閣中書工文及書若有左傳諸疑三讀即手抄以請之

美河此種議論似于學不無所見但所見不廣因漁就簡好為議論大言無者多似明似昧之語此由時文而討究宋儒空疏之論中于肺腑故終于如此耳鈍翁之文竹垞之博堂萊門所能望其肩背而肆口譏評其真不值識者一笑耳

學時文然皆未成也蔣維御頗聰明其他三年以來投刺稱門生者無端至百有餘人然求一秀民更不可得小孩子能記誦者亦絕少將來吾郡第一可憂事經且就注疏與宋儒現行者熟看獨禮記春秋二者胡陳之書可不必看春秋則安溪先生所取能熟則漸有自得處用之於古今文字亦已足矣學不欲陋亦不學禿注疏則其來也遠亦間有七地者守此二者而精熟貫通已成名儒近來人搬演猥僻書目以相夸如汪鈍翁朱竹垞輩皆所謂耳學也經解中惟王次默周禮訂義其中所採宋儒之說多前儒所未備若欲看周禮參取之可也其他衛正叔禮記集說亦備參攷餘乃無謂春秋趙東山備一家然僕不

陳汝楫字季方居蘇  
諸生頗前經史之文後  
某州時保定安漢家  
逐列弟子在學行甚高  
分修周易折中者有聞  
易有古史漢三國  
志劉記及詩文集

陳世治字師洛吳人與  
徐存光王步青齊名選  
明義勝雅集總與儲大  
元為古文出入李漢唐宗  
諸家書法為勁有名字  
世若有宋卷店主詩文集

能識其高下也朱子語類極當看且極好看凡貴草草門人皆買一部能熟之必大得力不及詳南湖前輩求致謝十一月初一

即日想足下意緒必佳季方到都能悉種種其行時正屬崩裂荒忽師友閒皆無一字附去惡逆荼毒猶復視息草土得畫堂兄所惠參連服六君子湯數劑疾遂稍減可勿貽知變如足下輩憂念也畫堂兄正月初九字三月盡始到雖其隆重譜牒然望外過厚之惠其何以當師洛斗文兩人書法近來皆落梅序竟囑道林家叔書之并譜亦家叔親書上板但不能甚速乞先致意也其天下之大本篇已發刻矣大學冠篇得老師在新民

一作眞足使文明之運復啟矣此字今日始到字中有  
文目俱是定本卽此登版之語而檢之不得殆封字時  
誤遺此紙今刻匠專等乞卽向畫堂兄索之從報封寄  
下綱齋兄爲搜索佳文甚費苦心魯堂知性文正在思  
之乞先道謝銀臺敝年伯如惡似而非一節則已經發  
刻久矣忠恕修道二文雖大題然學庸文少而書理久  
晦亦已借以爲書中眉目也諸不悉四月廿日

足下八月初六字與六月中者俱一日到知場前以熱  
腸受謗此事非閱歷亦不足以增長智識以後但切已  
向裏發願想作儒林傳中人而將游俠傳閣起我讀我

固必差池耶舒子展在焉差慰人意子展去年所寄魁文卻選不得

中有桐城左姓者是左未生否愚小題中擬增入新先

輩文遇可觀者望留意寄示只在歲內完以來歲新榜不外此科舉人也然

不可泛然招惹如季方前所寄王狀元二作便無用經

綱齋其若之何亦擬畧增畿十篇考卷劉益侯先生四

川考卷前年寄與師洛渠嫌其不闢而棄之今吳下無

一篇囑綱齋索一部即寄下楊賓實先生考卷在都時

許而不與前輩嚴重又不敢輕索乞問壇長二兄如老

師邸中猶有之望亦并寄也張志老考卷中有丹徒秀

才殷綬一薛居州四字文志老有擬作舜發於畎畝之中兩節文筆下鮮潤立意秀

勁已刻入小題若論書  
解遠不如立俟世兄也  
愚以爲其才真不減金正希雖

帶衰颯氣象然才思橫厲可發後生聰明增入考卷緣  
起于此也愚論文亦不止一格足下以愚爲偏尙成宏  
亦何曾如此亦何能如此但路頭要稍正惟江西四家  
一種硬滑油腔幾社末流一種妖淫沴氣斷斷必在汰  
除耳足下前此所寄久已刻長一身有半泰伯左右曰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四篇虎負嶠多驚句卻被汪  
師退打倒故不入刻也聿修語俟其來乃商之紉珮銀  
其郎親自來取可無誤矣一字與壇長二哥乞送去索  
賓老考卷字中卻反未寫也諸續及九月廿日燈下

劉介于令郎近以學而時習之一節文見示頗有傑  
句年二十二歲矣人才難得輒以奉告又行

今日接得舍弟八月廿五家信催接手甚迫切特以奉  
覽乞卽以此意委曲致函谷早爲之所乃不誤事也其  
中詞氣稍激勿直封示之恐其不樂也爲人任事真難  
窮人又動疑爲有不肖之心存焉愚意不如中止反省  
卻許多勞攘耳如何如何十六日燈下

兩度得書知足下立志卓然不爲十丈軟塵埋沒天之  
所與守茲不替將來館閣中人物捨足下安屬但腳根  
站定當卽自此日始來春便是科場切不可因自己遇



此數語可為處  
事之法

缺可參考西漢  
得罪事

合艱難作從井救人之計各人有命非我所能陶鑄廢  
盡閑心力徒招疑誦得之者未必終身奉為恩門不得  
者合下便成怨府況所處之地非目前即後日皆可輪  
着差使今既為人請託一當事任又如何拒人已卯年  
姜西溟年伯只為子孫應試不合先自求人忽然入闈  
房考皆以此得閒而入又被李仙李穿鼻更難自作主  
張遂至不潔淋頭懊恨而死豈可以愛人幾句臭奉承  
盡舉生平之品行名位而殉之耶愚此段議論彥瑜輩  
皆已聞之渠輩皆言宜即以足下將來一二故人亦以  
足下為身居上頭即不識人痛癢而有見望之意矣願

朱子文章皆卓然  
 可傳猶其語錄言  
 論皆有以乎近世禪門  
 問答謂有助於雜學  
 所不解也 朱子之學  
 不以鴻博為事頌之曰  
 無書不讀真不知朱子  
 者也 義同之以此集極  
 少佳者固由收輯者不  
 善選擇然諸人時俗  
 語市話無為與之共由  
 學語類之亦語類是似  
 白話導學者非教人  
 學以為文也然其竹院  
 謂不曾看語類者集  
 中有此等文字耶

足下斷在不疑也朱子語類全者最宜看可以增志氣

長識見四纂是示學者以朱子學問門戶并雜學亦有助館課之暇切

望時加尋味朱子無書不讀事事講究非宋潛溪抄襲類書學問可望萬一八股既為

時尚將來略作幾篇亦佳只是解書要緊捨書無自作

好文之道也名文前選中文其好處在句句發亮又詞

氣醇細與聖賢氣象不遠非別求之于題外爾愚小題

只俟老師近作改寄便當告成徐亦必出書其敘明癸

未以還非自批自當如足下所教也但其中自師友數

人之外實亦無佳文慶厓閒作者如林尚自少無疵累

之作也行文變法皆自湯若士輩開之於前輩法律已大壞近來多看前輩文字愈覺諸公弊病百出

安溪師斷然割棄不可易也惟教小兒則不妨畧通其變然後歸到正路耳 批語畧說題解

及行文所以然亦不敢大聲疾呼別裁偽體當不至刺人目也大山歸時帶得劉十哥書一封以西谷先生墓誌見屬昨福建前輩書來亦然愚自問非其人然相知已三十季不敢復辭日來目疾及脾洩方劇稍愈當爲下筆不敢久稽并有銀廿四兩則甚爲多事今亦不復返卽畱之買石及打發刻工搨手褙成幾冊送人大約已足料理也 大山云諸事劉十哥卽煩應付料理此時大山初到枉手無一錢不如卽用此項之 爲妙也 此後有字往來望止用竹紙或單帖切勿拘衙門中俗套前者莊刺輒亦不復奉報以省形迹野人率爾

此數語又非不通文字  
者所能言惜其為時  
文宗耳不然其說就  
必不在此也 且是止之法

知必坐諒餘續布不具八月廿一日

麗天歸得足下字真所謂不以老耄而舍我但目疾日  
增又蒙童滿屋安能復有心力從事古人根柢之學真  
師門之罪人同學中之棄才矣宋史要是未成之書然  
亦不可不看人才遠不如唐議論勝之也遇激成黨禍  
處尤當平心體察他日當大任反己自克不為無益也  
切勿為鑑斷上妄論所眩卽先儒議論亦有主張君子  
太過處耳昨足下同里馮維申要進京愚曾作一字與  
之此兄詩清穩妥當都門閑相公中恐無其敵但不能  
長聚不知其胸中淹博與否其人已五旬度頗老成耐

性似不妨酌量薦一坐地也揖翠秋閒回千萬引之一見亦會作一字與季方將來宮詹處乞稍爲延譽風雅之道日微遇通者亟當畧隨力之所至培植之亦桑梓體面也汪二哥晦氣纔回家轎夫與人相爭遂至涉訟本是空轎其勢斷乎不能纏到身上但亦厭氣其詳必造喜先生已詳告足下望於揖翠叔姪前囑其向葭友畧爲解紛蓋渠家兄弟勢利到一百分吾輩費盡氣力不能調處者揖翠叔姪開喻之卽可消弭無限葛藤也靜永云亡亦復可憎將來辦差復有何人冢宰身後必然一無所有且平生長厚一時摧謝今歲郡城抑何不

幸耶壇長二兄兩書見及尙未作報見時乞卽致意諸  
續及五月廿日燈下

樹存令親家抵家得畧悉足下近況吾輩無論始入籍  
他日貴至卿相仍蕭然如一老書生尤足為佳話爾愚  
昨十二日服滿早衰加又目管痼之固不堪入用況辦  
裝之計益復茫然管年安溪老師推愚八字壽止六十  
四歲十季瞬息若拋擲于十丈軟塵中何如草衣木食  
向水邊山麓尋些閒活計山中一僧來說石湖上薛家  
灣有一小庵只五六十金可  
得擬于秋近見冢宰少司馬二公之亡偶憶岑嘉州挽  
裴僕射詩云富貴徒言久鄉閩歿後歸錦衣都未著丹

旄忽先飛爲之慨咏不已況散僚冷局望到二公之地  
如燕齊迂怪之士說海上三神山亦何苦而舍見在蒙  
館之先生栖栖涉巨海之波乎足下知我者故敢露其  
膈臆然切勿向他人言之但爲言病不任舟車而已揖  
翠刻書之事昨羅山行已布其畧于漢瞻兄若底稿校  
勘費心則愚與少章尙恐力不能給如張漢瞻沈召臣  
之屬尙須邀一二人入局供給修脯亦必稍優于□但  
對刻樣寫樣字畫之人今不敢預露且俟底稿發下然  
後定局太費則非所以體貼朋友太省又難于集事也  
汪二哥訟事幸已結局然已焦頭爛額矣此事之始維

御尊人與有過焉

不須更向  
維御談及

後來雖愚與宋嘉音表兄

嘉升表弟敲在他身上作調人然萬金良藥不如不合

之爲妙也

爲此事奔走經月雖義不容辭  
大非本色用是益思山居也

會場之前望

足下守定春閒局面勿以熱腸兩字自誤誤人散館逼

近聲名尤要緊束肚皮豎脊梁不萌退轉之念久久自

證果位矣前馮維申兄北去有一字想已徹覽其詩何

如子遵同行者爲沈生穎谷戊子年始從愚學文

憺從  
前了

無底裏如謔所  
謂白地起烏雲

其志甚勇筆端亦高雖未造成熟往往

欲度驕驍其人亦雅非名場中浮僞之徒足下試觀之

倘愚言不謬更望有以激發而技進之也目今在舍下



讀書者有張翼庭進贗若進即穎谷妹婿吳江人皆肯用力古書

及觀儒先語錄張之文尤近中但悟性筆性終未是第

一流人愚又本領不濟點化無術將來望桑梓閒畧知

前輩為學著文派別如嘉定常熟諸前輩竟不敢必是

不得不待足下力為恢拓爾揮汗不多及諸珍重六月

十四日

始見足下將前復卻為之鬱悶及聞聖恩非常便知足

下必在一甲以此為太夫人加餐真足賀也然迂愚之

見天下事得後正自難處羊叔子所以慮在平吳之後

也從前賢智之士皆以高興熱腸所忌招誘自貽蹉跌

不須遠引足下所親見亦旣可戒前車矣清慎勤三字  
充之可爲聖賢力守之亦不失爲巧宦蠅營狗苟如市  
賈焉徒然萬有餘喪耳昨有書與壇長兄囑其篤念同  
譜手足之誼時時規切足下勿至墜失桐城京江風味  
蓋以把定腳頭正在今日從前未免誤入榛莽亟循大  
路自求淡靜非特名節可完祿位可保兼之所以養壽  
命之源也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使大冶東海生今日亦  
必洗淨面孔改弦易調而後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得以  
穩步取卿相爾足下聰明識道理宜不河漢斯言故敢  
爾直突門牆浮濟倘有佳篇望不憚見示舒子展起寒

素亦可以此意告之否二舍弟云良思索愚所摸油紙  
輒以真草十六紙奉託轉寄諸不具五月初七日

高誼勤拳銜戢何已草土賤軀托庇苟延比日少章撰  
述爲勞然精神才力足以副之彌增清勝也石公北來  
偶因有相識托渠納監但少章無一相識又在內城所  
倚者專在吾賢望商之的當人且又得速耳爲妙渠高  
堂懸望不能久淹京師也知吾賢亦苦無餘暇但氣誼  
相托當今實無他人可求想不憊爲良友穉弟破此工  
夫耳涇陽前輩毘陵口山兩同年劉薄兩兄長禮執先  
生都望呼名道意近狀石公能詳之不具

蔡聞之至蘇得接閏七月初七字極感爲我覓文之勤  
壇長兄寄到劉益侯先生二篇成綱齋一篇宛然先正  
手筆劉先生二篇已發刻矣莪山文將來只得將貴州  
所作點綴一二也足下文三篇短右袂篇向于己卯小  
題中曾見過原抽出備選但要改處尙多須能跨歷吳  
巒穉作乃佳僕近來精神極不好不能相爲潤飾如何  
魯一變文用事太繁亦覺拉襍王亦曰篇則題神專在  
亦字見舍此更無第二箸之意王字不必再箸筆起講  
以下曲折處亦非此篇神氣恐皆不可用如琢如磨篇  
中刻畫太過如與之俱碎甚覺客氣可厭兩如字反不

能活潑有神恐須待新作或揀對手單句題畧從閑暇  
時在師門討論題解然後下筆宥清毋濃宥樸毋萃宥  
少毋多僕自當效苗舜賓開貢院以待考遺才狀元至  
歲終乃成書也壇長兄所寄汝州字因汝州久畱東撫  
署中歸而又病直八月始入郡城僕見此字去問聞之  
來纔四日耳前此固無從復之也聞之志氣激昂眼中  
所少更沈潛則可大  
受矣文中子所云其名彌消其德彌  
長專爲近于東漢清流者發藥也吳下書坊盡歸窮  
餓況房書已非其時鳴玉決無刻理聞之欲商之當事  
此公自來一毛不拔以表其清即使應承亦歸於寫不  
成寫板不成板如旨詞唱本而後已僕計此書一出可

以畧挽風氣亦勸蔣子遵出貲刊刻已于昨初三日發

樣歲內必告成也

足下可將此語先覆壇長兄俟汪家林桂動身乃寄信耳

成綱齋

真是奇人凡舊有文冗蔓處一經刪削頓改舊觀書出後足下可將其刪削處用硃筆一一比對皆有意思於足下尤似對證之藥不可不虛心也房書小題自當逐一細看以廣所未見如李巨來不有祝鮓節其第六篇最好而諸選皆遺之又如十一征不及貢之類乃所必選而小題中皆不見一班瞎賊誤盡蒼生卽僕輩不見全稿亦無從採掇極可嘆也巨來有字與彥瑜囑僕選其文不知此天下公器不待囑耳倘相見可致意也禮

執文刻本中已採錄三家者以雍徹夏后氏以松四句  
追王太王王季二句孟子見梁惠王虎賁三千人五篇  
虎賁篇前半對股微誤畧爲改三四字不加駁注也刪  
處與網齋畧同但僕本改處尙多耳三家見梁惠王二  
篇管年刻丁丑房書中僕卽極賞之但三家篇中兄弟  
長以肝從楚茨注中坊刻遺長字遂仍其誤而以采蘋  
爲采蘋于以奠之爲誰其奠之至今不改此固當打手  
心三下見梁惠王篇中獻河內而逼函谷亦誤今皆稍  
改卽房書中亦爲改矣所寄抄本三篇則鄉黨雅頌二  
篇當續錄之也壇長小題多經老師論定宜無改評將

曰容者長洲張大受  
近門康縣乙丑進士  
著有文集三十卷

來一一皆採入也再有相煩者慕廬先師向有宦稿數  
作索之諸位世兄僅得惟仁者三篇餘則大索數遍而  
不獲矣祖昭前輩云金以時兄皆有之以時兄在都聞  
設帳同鄉陸尙儀家可向渠抄來其題則君子居易二  
句周有八士一節其言之不怍一節皆可入小題且自  
然勝凡俗耳倘有別篇僕所不能記者亦望鈔來以時兄有近作小題更  
爲僕乞得幾篇尤佳其向刻龔汝寬稿中者僕固已錄  
之吾郡後生中無復此佳手也故入中有常無文可選  
賴日容曾將吳慎思諱名不諱姓一篇刻八科文錄中  
今搜得畧爲改竄存之安公竟無文矣荆山宇內知名



奈何不刻一作相見望爲促之渠平日之氣文最爲世  
所稱然與日夜之所息句斷乎接不上昨質之武曹亦  
以爲然僞作又不敢挽之也千萬畱意不盡九月初四

日武曹汪尚也天洲人康熙癸未進士授翰林未嘗時與武曹相見汪尚名重一時增訂四書大全入官後留學典故天文河渠兵制鹽政錢法皆有撰述帝鈞及士紳皆有名

劉謙益侯此人北方之秀肯細心看前選若有小題必  
入規矩託壇長文叔兩兄往求孫勳莪山相知最久  
又山左領袖刻在外者無一篇可存假文又不可記渠  
作挾泰山以超北海兩段題云方知孟子文章妙處難  
以肖似不知朋友聞及孫氏學徒中猶有此稿否託壇  
長訪之有他題文佳者尤妙也

劉汶魯田此絕世聰明人惜其夭枉不可作矣渠有所  
以立命也搭題文爲先生所許不知壇長處有此稿否  
千萬囑其力爲訪求知其性搭題文亦佳 盧生甫此  
丙戌進士之向學者曾游師門倘在都或有小題必非  
俗筆所及也可託壇長 大山不知可有小題近作  
荆山舊作無可存專望新稿但不濃不鬧循循有次序  
者卽至寶也朱青選坊刻小題皆僞倘有欲得一二篇  
先生寓中仲頴振聲兩王兄所課小題文有爲先生  
許可者亦囑壇長抄寄

與楊大瓢書

舊館壇碑已從香泉先生僭閱不閱此碑不知歐陽信本體源所自也惟首行是隱居自書當年裝背者以濃墨滅去此一行三字亭林先生不察金石記中遂致微誤尊諭謂與座鶴銘不類亦至當之論

圖與帖率題數句恐不當尊意如何壽屏難箸不祥姓名先生轉爲婉辭舊館壇碑若到仍求僭閱片刻使稍廣見聞幸甚不備孤哀子焯稽顙耕翁先生大人

與陳少章書

陳景雲字也長洲人世所稱文道先生也

燈下細閱所校考異訛字處處精當已手錄一通當寄與壇長正刊也原稿仍繳焯再拜少章學侶足下

頃桐城方扶南札云韓宗伯爲人誌銘中有鑿印柳荒  
字渠不知柳荒出處舉以下問愚亦不知也倘記憶并  
望見示不具焯再拜少章足下

與少章季方書

向日止讀朱子書不知程子之深粹其地位殆孔孟之  
相越謹以語賢昆玉倘能同味乎少章昆玉生焯再拜  
三月初八日

與曹仲經書

名曰嶼竹坨先生門人曝書亭集屢為跋金石刻本

入春碌碌不得祇候孝履徒積思渴耳思陵書法初從  
山谷入門後由米薛討源羲獻此數幅者用筆全無古

意不必論其雙鉤與否也冗次率復不備

金石文字邀惠已非一種并佳研不敢復拜貺矣聖教與天璽紀功碑漫題數語恐不直一咲如何諸不備

蘭亭筆法具在自是佳本惜其閒有修洗處耳其是否秋壑家廖瑩中所開則無從質證也據楊東里集中所跋玉枕蘭亭已有二本其一在南京火藥劉家其一在紹興府紹興本東里時已亾十餘年則小字本固非一也十三行字畫清勁尙出於宋人但其中無復頓挫當緣堅珉難於下刀遂不能盡其曲折弟曾見南潯董氏舊藏玉版十三行與翁氏此石迥判末行宣和半印在

上和字篆法與真書同其簽是文休承書當時真本也石經弟蒙吳赤鳧兄搨得所存之石見貽先生裘就者不敢復貪昧攬取筆則止用陸燦若一人所製凡相知投贈者概不敢領謹附璧不備

金石之刻惠教已多歛硯工價三倍於端石選煙弟所攜尙多先生亦當畱爲臨池之助萬不敢復當也褚先生書跡高秀當廣爲游揚呂紫微集石門呂敬授兄曾見惠一本封氏見聞記亦有一舊抄其餘五種二舍弟皆有之倘此閒見有異書再圖相煩耳率復不備

賤辰過蒙枉褻尊重是日適爲學徒輩拉去遂失祇承

又以未識設帳之地僅畱賤刺及奉完盛儀於恒齋令  
兄先生邸寓歎仄殆不可名也曩陽必是文肅之女字  
迹亦出文氏而清勁有骨萬歷閒高手也特從來未見  
別紙不知卽出其染翰否耳醴泉銘紙墨甚佳然亦不  
過六十年以前物特數十字畧存筆意畱之篋中差愈  
於近搨也率復不備

承教石刻四種王知敬所書衛景武公碑與不著書撰  
人姓名之段志元碑弟皆有之不敢重費嘉惠其褚公  
所書之房梁公碑趙模所書之高申公碑則祇承弗讓  
矣申公碑乃高陽繆公所撰非其所書據石墨鐫華云

尙存三百餘字相去百餘年遂剝壞至此耶弟素欲一見而不可得特以其中文思博要四字及尙書右僕射五字定爲申公塋兆碑耳房梁公碑比之學徒蔣子遵所藏明季搨本亦遠不逮矣好古而生苦晚古人所以咨歎也不備

襄老極承其虛懷自媿無德以堪之方滋悚仄也藏真草書當是明初人所爲清勁有頓挫但太瘠薄耳諸跋是一手僞書若重裱時止畱董宗伯一人可耳董亦僞書時下卻不能也文畫用筆不員非眞出此老上所題絕句乃同時高手弟輩此生萬不能到此地位二物價



廉則存之亦無所不可前者過蒙降重至今未得叩謝  
復蒙清惠其何敢當石經曾得新搨但較之尊藏高下  
懸絕輒暫畱展玩速香先此拜璧不備

屢辱枉過俱失瞻款承損惠印砂因官書督促未及踵  
謝茲者復蒙以嘉味見貺盛惠稠疊其何以當玉枕蘭  
亭弟所有者尙是弇山舊藏但非宋搨鋒稜剝敝不足  
觀采當今歐趙馮褚非先生誰屬第十指如懸槌又以  
冬寒坼裂至不能成字安能仗助此勝舉耶衛公碑暫  
畱案閒俟春和可以握管當題奉上不備

上黨蘭亭程孟陽曾搨數紙以遺同好舊曾聞之而未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雲

元和韓崇同輯

吳江翁大年

卷四

書

與友人書

賜教極感有異聞處當畧記於旁也文兩冊先奉還麓  
隱先生稿昨覆閱之尙欲補抄二篇容隨墨卷送上耳  
歸計未成尙畱大定庵中明日倘有暇相約在子未先  
生齋一晤子未移寓順成門大街董氏舊宅中矣

文字之飲極爲勝事愒後間以俗語耳考卷畧標其可  
觀者讀則何必本朝止有慕廬先生一人真知慶厯法  
脈做到五分以上工夫餘子卽有高下亦以其法爲法  
者也高齋老人不取慕廬先生反以其面目近長明青  
岳忽視之不細尋味故耳凡論文偏主一路卽有屈抑  
老人亦微有西江橫據胸臆論文尤許鄧文潔蓋文潔  
乃西江前輩千子推服畧無閒言者也老人所批禮樂  
不興三篇乃至佳餘則頗不能悉其去畱之由非理學  
非場屋弟常恨千子論文與王李之談詩文等門闕甚  
大枝派極亂五十年來雖賢者未免受其蔽障但熟復

傳注究論古人用意用筆之妙卽知其非矣久不發此  
狂論恃先生之知愛輒敢一吐勿使他賢見之鉗我於  
市也文九冊并高齋老人文一冊送還負笈圖僅題兩  
韻以奉尊教亦附去乾老文稍過直想不罪扇容瀆上  
不備

案高齋老人姓高名東生字麓隱良常人時藝  
爲金壇十子之首高齋其別字有文稿行世

昨聞駕在稚兄寓齋亟與大山兄奉候知清晨入城遂  
失良晤重勞使人感荷感荷貴東先生惓惓至意銘佩  
不忘將來必不敢虛長者坐注也諸容續候  
屢辱枉駕皆失款待爲罪弟來日必入城奉候過承清  
惠尙容面謝不備

諸選賜教極荷不倦之誨也雲衢首作附去尊稿已都  
妄肆狂愚其極賞激者并望更錄一通畱弟篋中爲幸  
諸不備

拙句獎與過當塵務碌碌愧未能爲長篇以發揮景物  
也行期大抵定於初六不敢復當遠送有澹臺滅明者  
等作更望錄示時一披讀如奉清誨耳扇附去書法甚  
草草爲愧石刻三種敝郡所有希檢入

來教謙抑過當使人慚負無地非所宜施之同學兄弟  
也明日謹策蹇入城偕訪成先生唯雨作則不成行矣  
五家定待文弋諸選得贗讀俗閱啟發蒙瞶尤所禱也

南北行役轉盼十年相往還者無所不有亦多變我然  
一見投分日篤不怠孰如二兄之待弟者乎居停之所  
蒙與賢東先生數數畱意弟傭書之須本不求多幼學  
以上不出兩人便效切琢但一來山左首尾經年舌敝  
耳聾功無寸獲愧負主人寢饋靡樂坐是慨然人思用  
趙兼之家君年漸尊有弟孱弱門戶計不得不身任若  
來歲戰藝不捷還當策蹇南邁多謝甚盛方復改圖也  
所補小題刻尙未成弟於此何得之有捫燭求日或閔  
其不自棄於無見而已後場策料二十歲以內頗會思  
索然亦都無定着惟按萬厯初江陵用譚戚之故績而

以張位方從哲謀鮮謀遼爲鑒於題旨似差安適相知  
中有好讀慶厯文者告焉可也弟行期計在三月相聚  
對時海棠丁香正開且共釀錢沽酒樂此太平耳率復  
不備

弟以十月初三日自沂而南過尊齋奉訪卻直文旌北  
邁矣嫂夫人所謂吉人天相將來二兄高捷可預卜也  
賢主人乞道念念草草畱此不備

文劣體瘦知艱而退耳弟庸人尊兄勿以奇特見猜也  
廿三日如得暇當在寓中敬候卻定保定行期如何季  
方屬致意

新正遙祝二哥先生多福鄭疏發還事大定矣今人一  
失其所憑依氣必甚餒無能爲也唐益兄與唯一先生  
令嗣亦必有機會可以圖全至尊眞能爲寒峻造命實  
可喜耳姜先生能不憔悴否進見爲弟問候幸甚自南  
至者云江南大雪從來無有遜愚及魯田家弟所由皆  
遲遲耶靈皋在署中已持手教示之渠亦卽入都也有  
一字致文漪先生望令尊紀送去因弟有家信畱其寓  
齋特往索之若得并求見寄見大武亦時晤我揚孫乎  
欲知其近況有便帑不靳相聞率復不備高高士傳欲  
作一詩而便有無窮之感尙俟胸懷稍佳成之



今早孫二兄在署爲二兄占六壬得元首課其占爲覆  
試第一人更以賀也獨葦間丈適丁百年之期爲可歎  
咤耳道泳年兄頃在都否晚得一第乃爲老累其視孫  
宏何數之不齊耶二兄素篤師友分誼然勿爲無益之  
痛一戰而霸卽知己含笑九原耳衛園家弟曾至否并  
及

鄭疏雖佳而隴西復被嚴譴以二兄平生氣誼卽無今  
段淵源自必周旋患難但窮逾夢得何以爲謀聚對忽  
稽其餘事也劉大兄畱此度夏或未可定往見姜丈有  
宋搨十七帖真善本眼中無與敵如道泳年兄旅中不

能守須二兄代爲收拾晉人筆訣猶從此可尋及此頗不儉恐落俗子手耳六舍弟一字乞令尊使送去忙中相累如何

知將送隴西太夫人南還此古人事何敢阻家人傲很者何不放遣量畱一二老成人可矣途中或生事端地方官呼應不靈卽二哥豈能制之此急宜斟酌不在多送幾程也姜丈櫬已卽路甚慰前所問者十七帖非蘭亭也蘭亭將僧權偏旁作曾字乙之八行乃南宋人聚斂聖教序爲之不稱佳本百怵中及此一笑暑熱鄭重前閱子牙隄極口稱善玉色甚和眷倚倍前并同作字

後始見魚鄭之云或仍不行卽行不過議於原籍行查  
誤會場之期而已諒明者雖處局內亦洞見伊伎倆有  
限不廢我嘯志歌懷也

二兄與益功諸兄旣御試所取便不當以常例拘部覆  
仍議罰一科又無分別何人當改歸原籍何人的係北  
籍字樣眞所謂進退無據在不會做看語之科者也雖  
稍遲驥足然案自此結磨礪以取癸未舉首可耳貴世  
兄道泳年兄切望爲弟致意客中恨無以爲贖也二兄  
待隴西公事定切望卽至保定老師上半年大抵不時  
要往固安非二兄同行不可俟世兄來後吾兩人偕南

何如仲穎託問候君璧亦已在署世兄自至景州邀之  
每日常楊先生三人公閱簿書差覺清簡諸事亦無待  
愚慮別致可否也孫二哥臨行時老師復畱之今則真  
當去矣然二哥字至卽彼此皆得見之與有字均矣草  
草不備外楊一字乞致

知大局且定甚欣慰弟與楊先生日望二兄之至也五  
奎文真奇絕又上科所無可謂風氣日上豈止其容不  
改耶二世叔文真盛世好房首憺本房不識然呈薦恐  
亦被駁使人有道窮之歎然窮者必變聖不吾欺於此  
轉當奮厲憔悴何以悵爲劉大兄老師尙望其來益令

展拓胸懷也揚孫且畱甚佳稍暇更通問耳孫二兄七月入都行時屬致語不備

二世叔及弟輩企望甚久何以邇日反無起程的音今早老師回署屬筆促二兄卽至三日後又將以捕撲蝻子公出楊先生已同行二次弟不能乘馬得二兄均勞爲至妙也相晤近不贅及

弟至沛上衛園家弟顧已入都其二昆亦往省城僅一晤孫松雪殊爲悵快聞魯田於歲底歸家本擬引衛園一見楊先生偏爾相左柰何下水時風利不得泊二哥家信令裴旗牌帶回送去幸勿見罪也貴府雖被水然

尙未至大狼狽路上亦無警署中諸先生求爲弟致謝  
世兄行計成否必望從倬雲舍弟處取數字以慰懸懸  
不備

皇上於二十內回鑾俟春暖南巡因東宮玉體不安今  
雖無事復膳難以騎馬故也此間亦有微雪而不能粧  
點成景俗住一民房極暗外有一間稍亮乃是過路北  
風襲人不可坐憶署內便似孟昶從籬下窺王恭也景  
州了無舊帖僅得見傅青主臨王大令字一手卷又楷  
書杜詩一冊頁王帖極熟乃是其皮工夫雖多犯馮先  
生楷字之病不及慈溪先生遠甚楷書專使退筆求古

是何言也宋儒豈  
竟不可識耶

而適得風沙氣每詩下必記數語發口鄙穢爛詆宋賢  
則又蟾蜍擲糞也可惜讀書萬卷轉增魔燄二十年轟  
雷灌耳一見盡興矣顧宙人字跡乃學青主多一聞見  
耳寓在城外松舍想無由知老師又隔數家亦不聞其  
來投謁也讀語類有得想見之于文歸時始同牢醴之  
味矣不備送駕乃由水路回署須在十一月初十日後  
對初字已呈閱

老師昨日又召入親奉玉音指授幾何原本中秘奧手  
畫方圓勾股合圖此學似乎楊梅二先生尙未達一間  
而三四紙更比諸大臣前後所得御書爲奇矣乞并轉

告大世兄不另作字也諸續及

弟蒙老師以幽僻姓名上達於十七日進詩二首奉旨  
令到係後卽至京師爲藩邸伴讀以二兄相愛必爲弟  
喜然學淺性疎懼滋尤悔有忝門牆二兄宜爲弟憂之  
教以所不逮乃九年風雨之契玉弟於成之惠也松舍  
昨來見坐談良久而去尙多少年裘馬之氣較丙子見  
時又別一調矣其以父執見處謙雅則無比也亦動問  
二兄起居云前曾在路上遇見尊使以倉卒不醉以酒  
爲歉也諸續具

誠知二兄必爲弟喜其若此地之不易行走何極望教



我以寡過之方也容公或卽回總之仰託二兄始終畱神耳老師至沙河橋卽命回署相見不遠矣君璧亦挈之同來好代勞不至妨下場功也諸續及

老師昨至德州夜閒下朝始宿民房弟攜尊札又將郭眞事細商蒙諭此案重在官官參與不參今失察十兩以上卽是革職處分朱永嘉原屬自縊詐賊威逼外流已足伏辜不得更援光棍立法之律也疏已拜發得此奉復因青宮體中尙須畧調理此閒畱連有兩三日送駕後更相聞也不備老師起居甚好署內不必掛念前因不識二兄尊押又見印在押上故疑外閒重拆也

一路皆夜宿土穴中無處着筆研僉書僅得小炕桌或破板或箱上故不及奉答也昨畱景州一日君璧就公館相見極無聊之情況言二十一日一鼓抵家其夫人見之流涕而絕不與言二十二日王德又外抵家後唯日到茶棚中和尙處閑話以自遣直至三鼓後始去凡唐人下第詩料此兄悉備之矣卻又恐徐介一聞王德之信亦爲之悽斷也一笑明日老師送駕卽回署不多及

十八決無更移弟明午卽搬行李至寺中復此相聞不備

老師初一日回署大山上擬起身而疾大作狼狽甚奈  
何渠今早與弟字并奉寄望二兄以苦情委曲達諸吉  
水老師并致五世兄爲渠性命計也弟已定月內十九  
日起身回南結伴之約勢不能踐御試首篇切望錄寄  
欲補入墨選耳楊先生亦偕行矣二兄改籍之局定卽  
至此爲妙魯田舍弟猶在都乎有一信寄倬雲舍弟望  
爲弟封口令人送去尙容續布不備署中東偏新起齋  
中生一芝四邊玉色中作金色又束鹿縣嘉瓜竝蒂嘉  
蓮竝蒂成實馬生二駒皆吾見所未見并聞

知爾素先生已至保州喜快無量弟栖栖失羣日事奔

走南望嘉穀軒安得生兩翅也二哥當以何時入都敝  
郡公車諸位僅俠君家表叔先到宋山言昆季亦來二  
十餘日矣弟旣畏應酬假館內城并無緣早出皆不得  
一晤耳改歲鄭重以養文戰之氣不備

弟輩不肖未能收恤宗族乃致家姑流落得蒙二兄鼎  
呂一言倘幸邀容公推分使其館東俯念衣冠子女爲  
貧所驅客授餬口禮貌有加則愚兄弟感且不朽矣見  
容公先求代爲弟請安莪山先生書已收到此閒刻下  
作雪未艾也想景州以北亦俱有之直屬來麤處處有  
望矣此閒弟因久住無事又已離直境思七世以上有

因事發遣至德州者遣家人尋訪雖未有下落却另得  
一支乃永樂中自蘇北遷雖世次尙待歸攷譜牒而籍  
貫里居確是并聞

在署耽對日蒙教益別來惘惘寤寐縈結復得手諭旨  
謙意薦誘掖提撕無非肝膈之要仰見仁人君子之用  
心嬌拂媮末不遺狂斐有加無已也同儕二君皆有聲  
氣獨弟木強孤立惟有甘勤苦忍呵叱安拙訥事事居  
人之後而已亮工兄詩論再試調意葩發泉流公卿間  
同辭稱之幸而不蹈欺罔將來楊孫未知何如然非聖  
明下詢迫于不得不言固未敢冒昧嘗試所示魯衛謹

當存之于心其所處之地倍難而內舉亦非祁大夫之  
舊德未足取信況弟一身尙未知措足何所守分寡營  
乃弟當務之急諒二兄所見有同也莪山先生館中尙  
未躬詣前院長幾有甄別以孫俞人望所在未嘗擬議  
及之十六日將上適畱漢院長南書房考試值聖心正  
許院長文辭爲工因請暫寬其期且申飭教訓卽周甲戌  
孔丁丑張辛未趙甲戌俱無恙矣張年已老或諷使姑去自言  
方有十年大運日望學差則愚下可憫耳見莪山先生  
時當以世兄意致之渠素高曠亦不緣此累其靈臺也  
昨弟所作八股甚愧平冗無確切語十八日候見陳年

伯亦承謬獎豈老師大人與世兄皆如二兄之不見鄙  
耶南中士子百方以求來年再試果如此弟於場屋猶  
可望枯木逢春之驗也嚴寒惟係嗇詩經題俟舍弟求  
得續寄不具

容公處信近始得見之仰見二兄愛弟之周聞尙有信  
在益兄所則未及見也弟近日遭際可謂極榮而亦極  
苦碌碌因人了不能自立爲可嘆恨豈得如去年住八  
柏軒中無拘束無玷缺耶肝火屢動目疾不已未知得  
免爲容公之續否病自內出藥無能爲也有令親兩字  
附上魯田因治裕親王蠱症向愈三蒙召對已復本姓

其復姓則弟啟其端也弟唯贈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將來或有佳處得二兄平答關切輒及之率報不備廿四之約適以事牽不能踐矣容翁先生望爲弟呼名致謝尊作求少畱欲抄讀也綱兄囑問候魯田舍弟恰在此昨曾走晤不值且晚有便卽相約奉教也

昨候世兄不至今早入城矣尊稿二篇納上綱兄聞二兄欲回小寓喜知己之相聚囑弟奉邀初七午閒在家鵠候也不具

知己之前不敢飾說恩命初下紫滄與弟皆有喜心翻倒極之意總爲高堂久望而不遂故也澤州公亦助之



感涕此又各人痛癢自知者矣在內勞苦自其分耳每  
年常走不過五六月無難受者此不必更向老師大人  
陳之唯不得觀書又觸事皆與保定聞見背馳以此懷  
抱鬱結也謹慎忍耐重荷百朋之賜相見近不多及魯  
田家弟適在敝寓囑問候

才調集已收得容翁所寄字未之見也弟病目至今未  
全好要訣容侯抄畢馳還法華寺碑乃翻刻都似吳興  
矣賑救事貴座主已得當昨見益公云曾寄字奉聞也  
尊卷二三場爲蔡渭侯領去綱齋兄卷亦落季編修房  
單點三篇謂其次義單薄渠次義乃過于豐滿者也季

所心賞尤在趙晉其次乃益公又次亮公若劉大哥卷  
方以爲悔耳一榜中平平無奇如大山者希矣其他雖  
平日最圓熟求入彀者亦必以奇險之句投合此或有  
鬼神使之耶弟暫移倬雲舍弟寓所東萬佛寺中取其  
便於就會託言仍住內城不會一客也揚孫御試幸不  
至河漢弟得免於欺誑矣其昨日發薦一人卽發還其  
詩也大山子文書跡附繳子文殊草率其初不知容庵  
爲誰也諸續及

聖駕出口後邸中移住南薰殿弟日夜隨侍酷暑偏仄  
視在面苑苦乃倍之復何暇近筆墨耶影本當徐圖報

命說經人何由可得秀才中尙無讀經者也魯田近已  
改隸白旗爲古雙書札幾被連染默有排之卽默有解  
之者非相見不能悉也雒生分侍九阿哥邸中亦有恩  
禮但弟在面苑時止臨行往其寓所一見不及數語卽  
行當作札致尊意也梅先生魏君兄陳對兄統望道念  
時文刻完求促大世兄刷寄不備

四月十日廿日兩手教昨從暢春歸齋得接讀備見道  
義至變異語匡導使不墜於負塗若乾沒自棄則非人  
矣前日在內謝恩本緣聖意使內臣諭旨令三人一體  
致敬今日喋喋追敘似乎文過然他日二哥可向同事

者徐考其實弟雖無狀決不肯無端翦去鬚眉俯從巾  
幘也及賜宴遣行又特傳諸人悉至以寵之不然昏夜  
乞哀可不畏聖明深譴乎於時不能以死守之慎而無  
禮取父母國人之賤其又焉辭但此役弟實因人成事  
未嘗向人有求雖怨仇人亦難以行險見誣長安萬口  
孰能掩哉此語但私陳於知己之前卽老師大人與大  
世兄亦不敢再有剖白也楊君國維已分與十三殿下  
處讀書亦如向日山崙李公之局昨選新庶常爲各邸  
伴讀聖明謂詩文皆無出楊君右殿下又鍾夔者將來  
遭際不可知用九則適當其窮已無所及弟昨因本邸

卷四  
二  
縑問極言其枉并剖明殿試從來俱攜帶策冒頌聯殿  
下亦知其冤或俟諸異日平清書不準弟以年長得免  
并楊孫亦蒙恩得免也但作畫幾於筆不停又已奉隨  
從避暑之旨乃多一番輿馬之費同儕者亦頗有忌者  
唯有小心行去倚靠天公耳今年大兄爲弟所求之籤  
亦皆應驗待得丹成非王式丹做狀元領袖此榜乎事  
事命安排真不須妄有作爲也容公極承厚意但此後  
更無餘閒得往有書寄爲弟代致此意劉舊札俱已分  
致揚孫今日偶病未及卽荅劉大兄亦連日在暢春園  
考試困甚也大兄昨殿下問爲人何如對以張英尙是

書生尤覺天真爛熳卷定武曹第一大兄第二弟推揚  
武曹亦不遺力唯天可表也秦維生亦奉命入京今日  
初到尙未會也諸續布

爽氣鮮新動履懸知清勝近聞老師有悼塲之變高年  
何以堪此賴二兄與二世叔輩多方解慰也起居何如  
乞見示以寬懸切弟近來目疾轉劇中秋連宵佳月獨  
坐闇處不得開窗一望且於讀書作字之緣便恐永斷  
是則可憂也尊府譜刻就未修樣本先寄呈餘亦漸竣  
矣弟稟啟乞代達蔣生杲亦有焚帛二端乞與門上人  
收入仰體老師清節故從其極薄者耳疾草草不備

二兄八月十六手教於九月二十日接得適冒寒不及  
卽奉答嗣後又不敢向報封中寄信是以至今遲也九  
月二十日手教并詩稿二紙五日前亦到矣老師稿二  
篇亦收得老師藏稿刻成在九月閒因目下無好紙故  
未刷出因藏稿浙中有刻本然須將後稿同行方好中  
閒用一紙分界一紙榕村藏稿已刻文一紙榕村藏稿  
未刻文未刻文目錄中又分以上已丑前文已後已丑  
後文似亦妥當更望二兄稟命於老師而酌行也禮以  
行之三句公事畢二句兩作何以不存子路從而後一  
章文得毋以後半微爲衰季發論姑闕之否然可以感

動人來雍鈔歸弟曾讀之而淚下也善人教民七年章  
文文體畧與集中微異然句句實理實事當時作爲不  
過如此所謂豐而不餘一言者似亦未可少也老師正  
蒙注蔣生之兄稊亦翻一本其中神化篇諸本皆作神  
天德化天道獨老師作化王道昨檢手稿如此則非校  
對之誤更求問明賜示也文宗正在開考案未發也其  
公而不明畧可意度唯要短文則前輩文章畧有人買  
看然僞體惡選襍出乎其閒真無可奈何耳浙中僅不  
賣文童亦聽情武童則大半做情小半入已兼有保等  
之弊江南肅然也但能到底一綫便可與從前遂甯陽



城墉矣賤目重蒙老師與二兄坐念近來得畧好但看  
極小字卽火升覺珠子漲痛爾青魚膽此時且未敢用  
畱以防明年春夏更火發也閉目以心視雙瞳真至法  
當卽行之連舍世兄認歸極佳弟從前亦微聞之於小  
金乃渠與小价戴五私言如此旣未敢遽信意中欲待  
與世得大兄熟商得其稟命老師而後盡善機會參差  
忽忽不果弟以愜歸又不敢布之書札見二兄所示之  
詳不覺俯仰存歿揮涕而已以老師之盛德固宜造物  
之巧於斡旋也然老師家事與尋常人不同

皇上但知其無子不知一旦忽復有子也要須俟造膝

從容啟奏明白然後萬安此固無不可言亦可以見生  
平無隱情匿己之私也未審尊意以爲何如松雪松春  
手筆皆在亦曾與其人言之長春字卽新選徽州教授  
黃師瓊物度不至有誤正用也拙書府上族譜畧劾微  
勞見兩人相厚之意病中書甚草率尊札言重反使弟  
不安也亦以無佳紙未刷目下連四倍長而尤不堪故  
耳立俟令卽來雍輩皆言其玉雪可念而厄於出痘眞  
可惜近日又多此紛紜想老師意緒不甚佳然亦兄要  
隨事就力之所及機之可爲補救而已此時未便再往  
坐湯指甲上或以筆冒之屬戴之勿令搔抓瘡乃不復

滋蔓也君璽仲隸振聲三兄囑其倍萬小心勿多出入  
此時媒孽者尤眾不可忽易也稱壽尊作古雅有韓門  
氣象弟亦因以不朽且幸且慙蔣生兄弟與來雍先囑  
致謝當有字稟候也前沈鳴玉來要尊稿封面弟已自  
寫付之然尙不見有書也遜志集考棚中亦畧賣幾部  
壬辰科大抵無所謂房書者將來似尙可刷印耳季方  
耐不住刻詩然何必獨刻本年諸作邀寵皇甫先生其  
亦爲洛下稱許否耶弟因家中偪仄偶起三間小屋估  
計止七十金今乃倍之不止貧家做事件件不湊手經  
營月餘而工作未竟耳畔日聞斤斧聲極可厭然此屋

成可容學徒來讀書者三四人一年日用取辦其中亦不減增百畝上腴也偶獲文待詔所用一大圓硯殊不下墨見者皆云宋以前物底有八分賚爾敬游翰墨之用華陽隱居十二字相傳陶貞白十賚文中第九是硯卽其故物亦未知果是否因名之曰賚硯齋但令硯田不荒則殘年飽喫飯矣第恐命窮之人目疾又發并不能作開門授徒事耳學徒中有陳生名格者陳明卿之曾孫近作爲金蔣之亞餘亦有三四人間作一篇兩篇畧可觀來春令渠輩寫作一冊寄呈二兄與綱齋兄也大兄近來何如其令郎想益長成相見望爲弟道意請

續布不備

跪讀五月初三日賜書伏蒙仁人錫類不棄凶逆過加  
慰問弟罪惡通天連丁大罰惟此鮮民猶復偷息苦土  
奄踰卒哭之期痰火經時幾成痼疾又賴京參下頒攻  
治全得其力復得除去種種銜感不可具訴也卽日暑  
退涼生遙惟尊候清勝老師高年所患雖曰癰疥初聞  
甚爲懸切及得初十後賜書乃稍解下流之急想坐湯  
後霍然平復因不祥之人未敢驟然請安所望二兄先  
爲申稟也柏舍世兄文極淳細雖字句小處皆不襍料  
師門家法於是有托更精心深造於經傳中自有見處

文筆亦自日進於高古然卽今已無輩也季方書來極感二兄教誨獎成之厚弟失學無聞庶幾末契中有一二人文可觀者將來里中後生賴其表率耳所望勿以流俗待之猛加鍛鍊使其向裏更倍萬於攀鱗翼而丐餘論也向來寄信往往遲至思之不得其故近乃悟皆因拘於衙門舊例必用六摺副啟封套太厚則報上不便必待南回之人以後切望二兄併此破除衙門一切體貌豈屬周孔所定古者諸侯交聘其禮可謂嚴矣然儀禮云若有故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以紙準古之殺青策則一摺或二摺方則

止於半幅也此則何必以六摺成禮哉以後有機速之  
語竟用竹紙少許書付亮直便可從報封直達最遲不  
過十五六日矣所委硯匣已做就必俟郁令聞將來入  
京方可寄去他人恐不解護惜也家譜因家叔所寫筆  
墨有老人手戰處且太細難刻今止存所寫梅序一篇  
序是加意者無手戰字餘則重付倪淑思印寫於此月  
中必付刻矣倪爲亮直門人亦從家叔學書其元稿他  
時并送上也梅先生無從踪訪元書并取研一信俱繳  
還北望可勝哀感馳仰之至

昨十七日常熟行船上忽寄到二哥六月初一日并令

郎手札銀一兩託弟於敝府五聖閣潘家買鐵刷丸弟  
舊居懸橋巷去五聖閣前後數十家之隔耳知此藥甚  
悉不可用也前朝人壯實有積滯者以此藥下之然亦  
止於田野力作及貧販粗漢乃可經其推蕩潘家有五  
六房以此餬口至弟少時則此藥能勝之者漸稀今弟  
徙居後二十餘年則此藥遂不行其業此者已不過一  
兩家矣城中人無復過其門者卽田野之人來贖者亦  
絕無僅有度二嫂亦已是中年之人萬一試之而虛耗  
悔將安追此不敢奉命者也令郎札中云終日思會煙  
灰當是胃閒有蟲容從明醫理者細問當作何治續信



奉覆令郎書蹟清勁能傳家法柳家元和腳爲不墜矣此則可賀也所謂瓦片藥者用砒煨成亦豈老師所可輕試惟力禁指甲搔爬不犯指甲風毒以藥湯洗之自然徐愈且畧浸藥酒之無礙元氣者以引經藥導之使達於兩手亦自奏功也愚見如此不識二哥以爲如何敝府與揚州新舉人極爲人所指摘至今秀才之鬧未已然如學徒蔣子遵者雖稍溫裕實無纖毫助長左公旣在二哥關切蔣生仍望推分始終獎借使不至淄澠混然無別則如弟受其賜也老師所欲去十三篇內如君子有九思道之不行也形色三作弟思之不得其故

望二哥詳問密示會不厭精全節文老師雖刪去弟於  
小題中仍刻入似乎兩不相礙也銅仁先生考四府生  
童其公可質鬼神所錄文甚襍清真者極少到任之初  
曾一遣人致書近不復有一人至其鄉親病篤之語無  
從達也昨無黨令弟從其署中歸去相公家人皆散去  
所刻考卷已畧改削就雅方彘如王步青爲政然惡詞  
猶時時見之并帶許多不好景象不知何祥也如雖有  
善者題自不得作吉祥亦何至說到輔幼主耶惟其中  
有丹徒秀才殷綬所作一薛居州四字題文雖屬啟禎  
氣色亦可令讀者哀歎弟卻賞其才情橫絕也弟因愛

此文擬於小題中畧附考卷不過數十篇且見南北榜才人多被擯雲衢龍光百川淵翔諸兄文亦擬悉遵二哥前日之教盡爲改正本人氏名矣惟本人旣預科第已有文表見集中向所僭刻他人者自不肯追轉則姑存之想此猶可通者也百川四作淵翔二作原會僭刻他人非弟擅派也四世叔車同軌文向來疑其板覺細讀乃知其瓌瓏剔透今已與送往迎來篇皆刻本名下矣二叔世兄何以遲遲不至有請野九一而助節短短一篇是四世叔文否望問明示之破題中誤作告君者是如廣期文刻於本名下者以多至三十餘篇亦不必

盡佳無如小題各體要備方行得去立侯世兄被落此俗人之所憂志士之所喜需以三年則讀書窮理益以深造自得淺之一部好窗稿出便可救一時風氣也欲言甚多舉筆茫然想能悉其病悖也前書欲表章未遇諸名流之說亦觸事多畏而止惟考卷則必附入苦其薄弱亦不能多也老師文日月望得改定寄下一書之中唯此爲宮聲但多一篇皆可扶助元氣而鳴國家之盛也前者沈坊貸米六石去尊稿方得索來大槩皆安不必再刪重惟一二匹友批語且宜改去不審二兄以爲云何無垢兄聞已還寓體中何如恐其緣此悒悒致

疾耳甚念之前所要顧姬斲硯并漆匣寄上譜序二篇  
操本先呈覽拙書草草殊不相稱負愧如何十九首亦  
已寫因裱在壁上連日下雪陰溼難以起下卻俟學徒  
愈生令雲帶去也蔣生子遵向辱獎成又俾其文得至  
於老師之前其銘感實非常辭所喻今其隨計也所依  
歸者首在二兄與絅齋惟推心訓誨之得畧知文章正  
派則如弟身被教育之澤也弟不量輕妄場後每思令  
此生求見老師稟帖中已輒及之倘萬有一幸老師不  
見責而固拒望二兄更左右之弟亦轉託絅兄率之以  
造階下也蔣生讀立侯世兄文深爲敬慕亦欲先得一

見弟知立侯世兄不輕接襍人然蔣生猶如弟家子弟  
或可容其到書館中乎仲穎振聲東玉諸兄亦望引之  
一見蔣生同來者業師金生來雍亦是舊學徒尙是少  
章安公同時會考人中閒懶廢近因蔣生用功轉復奮  
發才雖不高而行文簡質不染俗下惡氣味其人生長  
鄉曲不嫻禮節然樸愿而虛心有可嘉者望一視而獎  
成之令郎世兄寄買鐵刷丸銀一兩附繳病目燈下不  
多及立侯世兄前所寄文弟一時心粗氣浮知無當於  
作者然貪得再讀新文故先寄還有近作望更坐示也  
十一月二十六日手諭已到即日入春遙知起居增勝

老師體中平復前所寄示文九篇惟若臧武仲之知題  
前半頗嫌卑弱若教以人倫當堯之時兩節雖作者何  
以復過但更能自有體認於老師口講指畫之外發明  
得幾條經意出則溫故知新弟輩又將奉以師矣其文  
學徒輩傳寫如讀遜志集中二哥所作也家譜已漸有  
刻出者容於聿修子遵之行陸續繳閱洪秋巖處所寄  
信會到否望示覆也古唐詩紀子遵已覓得將來以爲  
贄見之資前硯亦俟其行時從書箱中帶至乃萬穩耳  
綱齋選庚戌以後文極佳事但愚意渠所處與漢人不  
同恐招惹是非前有信止之因近來時文內中皆買入

卷五中有云實翰  
樓主人亦又提桂揚  
州不知老命如何壽  
語俱亦因刻詩之系  
抱累及之耳 國初  
書業之多可知矣

前此刻詩文者皆受累不無過慮耳試質之老師如不  
妨則會場商之未晚閭門近日火災寶翰樓書鋪又燒  
去坊間聘選絕無其事卽無此亦蕭索不堪聘書事絕  
響矣還當以學徒中求其人書旣流通自有板頭舊例  
可漸助膏火也諸續布不備

新歲曾有一事想已達尊覽北字弟恐向人那移不安  
竟至錯誤歉負甚深元銀囑舍甥帶去託亮直奉繳度  
亦到矣老師前稿久已刻完而刷匠皆爲揚州書局喚  
去此時畱家者甚不濟容俟續寄也尊府族譜先刷到  
綿紙已裝十冊竹紙未裝二十冊無好刷印匠故不能



十分如意也板且付使者帶去塊數不多要再刷甚易也二兄窗稿沈店至今不出使者往催三四次竟不及待其完而後去極是可恨患不知人作付去無益畱弟案上此題必以老師之解爲定然弟刻入小題恐有不通之人疑其背註不知可用側筆將不好一面帶補出來否其中閒六股亦尙覺頭腦太多不是一綫相成求再畧有改動也承諭書老師望親廬詩上石曾寫四次無一佳者小字尤拘局無神彩緣賤目入春又屢發動卽勻整亦難也卻叨令親先生盛貺惶愧惶愧俱舍世兒是何表字望示知老師前無以申賀僅以宋高宗石

經并舊煙一笏見意乞二兄與稟帖偕爲轉達所問學徒陳生格者其祖爲顧亭林先生姊婿字皇士曾爲太僕丞於遺老中亦頗有聲東海兄弟小時倚以自通於諸先達旣貴則皇士謝世陳生之父爲諸生雖文采不耀然未嘗乞靈於東海以博科第亦不失爲佳子弟也向年曾與老師相識者乃明卿之從孫字聖衡舊長洲蔡父母主於其家其人任俠謝卯舍頗得其力然非長者也先君亦與相識其子頗能文田綸霞在任補廩今已出貢有孫尙讀書應考則未知其所學之淺深也君璽兄所際亦可喜然囑其須倍萬謹慎此際讒慝弓大

於要地往來尤爲不易此兄極好而識見尙未老煉苦  
口相戒則二兄朋友之責也頃舍弟接得亮直初八信  
云句容不如外間所傳只江浦反重爲氣法甚覷此信  
眞而邸鈔有誤耳數日悶甚寢食皆少味